

緣起淡江 ■ 萬同軒（管科所博士班畢業生）

特刊

與淡江的緣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？民國七十三年我還是大二的學生時，因為對電腦程式設計起了興趣（當時的電腦程式還是用打卡機一個指令一個指令慢慢地輸入），當時久聞淡江大學的電腦科系頗富盛名，便興起了插班的念頭，從大二考到大三，在兩年的考試都沒有錄取後，畢業那一年，不死心地報考管理科學研究所的系統分析組，再度落空，心想和淡江應該是沒緣了。

當兵、退伍、就業，對電腦程式的喜愛始終沒有停止過，而且更對現代組織中所面臨的種種問題產生了關心。於是，唸研究所成了當時最大的心願，淡江管理科學研究所的系統分析組，也再度成了我想要的完成這個心願的目標。考上管研所的那一年，多所報考的成績單陸續寄到家中，成大資工所、元智工工所都有好消息；惟獨管研所是備取，當時的我，在國立大學的正取與私立大學的備取之間掙扎。最後，我選擇了等待淡江的通知，也終於如願地進入管科所就讀，開始了由碩士班而博士班，長達八年淡江之緣。

為什麼唸博士班？最單純的原因是喜歡學習；在看書的時候，在討論議題的時候，總是會有一股活水注入的感覺。我常認為博士班的修業過程，也是一個修與悟的過程；那不僅是一種課業上的學習，也是個人的在摸索研究主題的答案。同時的一種自省的過程。在博士班的前五年，主要的上課地點與研究室都在台北校園，那是一幢位在市中心精華地段的大樓；當時所辦公室在四樓，六樓電梯間旁隔了一個層的空間給管科所博士班的同學，裡面又隔成上下兩間，下層是可供六個人上課，上層就是博士生的一張桌子罷了；即使是如此

，我們也知道由一所私立學校對研究生的付出而言，我們已經相當充裕了。那個電梯間的小閣樓，還有一個名字，叫「集思樓」，是第一名，還有一首古體詩，詳細的內容我曾經抄了下來，但這些有志從事管理的科學研究，依稀記得其中大意是，要我們這些先賢以智報國的精神，對我們這群戰後嬰兒潮的世代的人而言，那些期勉多少也曾是幼時心願之一吧。

「集思樓」旁就是六樓屋頂平台，聽說以前是夜間部上體育課的地方，現在晚上或是討論問題，或是去處。博士班的一個最對手的活問來的育課的研究生踱步思維，那是討論的同學，都已成所上，互相交換著以後不成的目的群研晴朗的夜間或是碩士部的同學，都之間平台，道：「希望應該不成的目的偶爾其他大學之處就不可曾月光彩，我曾回答「又想起非匱乏的和大或是不對主。記得十來期同學了，生活，應該是可以不匱乏的工杯咖啡，遙望未來。」我要著落，應該是可以不匱乏的研能不虞匱乏。而今我要著落，應該是可以不匱乏的的工作也看了來，應該是可以不匱乏的人們眼中看來，應該是可以不匱乏的。

六年級的時分，所裡配合學校的政策搬回了淡水，同學們也各自忙著論文發表，在工大研究室的平台，閱讀的挫折，除了研究室與淡水的校園之邊，取了林口、印地、常去的商館、海夕陽、淡海、博士班推論過程的結合，而去的地方，當屬圖書館，網路與期刊是博

[illegible]

最近的一年，在忙於論文的撰寫過程，心中也知道終將離
最開淡江，於是我刻意地少搭校車而改搭捷運，為的是走走
標榜淡江精神的克難坡，氣喘吁吁地上來後，再沿著代表考
早期淡江印象的宮燈道，經過當年考碩士班時僅僅一組考
生即坐滿的試場——學生活動中心，再繞到商館，不經意地
可能還會發現正有一群快樂的大學生抬著同學丟入水池。
一方面散步，一方面再感受著當學生漫步校園的喜悅感覺
。有一次深夜一點多才離開研究室時，還聽到有同學在廣
場上玩遊戲，心中是十分地羨慕，大學生，真好！

要離開學校了，無論是大學部、碩士班、博士班的同學，我們都打著淡江的招牌出去的。走過這一段再回到校園的歲月，我不知道若當年選擇的是其他的學校，我的生命將會如何轉變，因為這是一沒有答案的假設性問題；但我知道我如何感謝在淡江所學到的一切，感謝所有曾在學習過程中，協助過與關心過我們的師長。走出淡江，我也將扮演著教育大來過學生的角色，我將會用這八年所感受到的種種來面對未來的嚴謹的學生，那就是：科學的思維與人文的關懷；對學術的嚴謹的對人生的寬容；讓他們做個有選擇的人。而不是被選擇的人。